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剛

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悻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脩城。非今所宜。况軍士疲勞已甚。苦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旣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

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立附祭安南。占城。真蠟。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朵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

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勿殺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日。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宜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爲定○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論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  
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苑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  
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  
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  
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  
立府爲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  
樂章。初。鳳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濂而詞藻麗。遂更製之。○甲寅。日上有青氣在

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潁川侯傅友德并定遠等處都指揮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淞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字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上旣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央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基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盧徐舫，基友也。戴山巾野服，立於江濱，稽基而笑。且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啣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臯，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六人  
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  
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及  
帛各十六疋。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爲蒙古右衛  
指揮僉事。保保爲鎮撫。令往大同。招撫其屬。帖木兒與  
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衛胡。○六月甲午  
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  
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  
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竈之神。設壇于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八月己亥。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從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誘雲各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

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瘞之。

己卯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泰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瑄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濂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上曰：「臨濂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宣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虞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伸爲曲阜知縣

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九斯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值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一莖夏王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樂韶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論傳臣庸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今天下求才一藝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



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

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覩妖能懲妖未必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訥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永結虜必乘時入寇

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訥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訥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訥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訥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

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堯  
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  
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  
間。戒以聞砲卽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  
衛指揮周鷄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  
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  
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訥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  
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  
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灰者甚衆。  
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土馬無算。訥哈出僅以  
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

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上不許。命乃刺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巳，太子諸王侍。上顧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旣脩，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戕德之斧斤。讒佞誦說。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慎之。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

先是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註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玉簡。命瘞原所。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  
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  
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  
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  
彼所乘今持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  
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  
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  
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  
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  
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反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巳卯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  
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  
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  
是遣使來謝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  
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四匹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  
易不貴絨綺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  
用磁器鐵釜云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飾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道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王攸亡卑宮陋室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飲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逸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端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妃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應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二年之喪亦不致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構積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樁積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卽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官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爲榱檁。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二百六十餘錠。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卽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何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爲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叅知政事。叅政入爲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  
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  
左右叅政各一人左右叅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  
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  
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陸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陸江  
西饒州知府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  
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  
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  
民死無辜請先往祭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

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誅妄告者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莒州日照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人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第之政也爲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王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  
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  
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  
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爲  
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  
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  
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  
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斂爲哉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  
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

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九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朵兒只班要劫之。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上以刑部主事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乖叛意。密疏論之。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朶兒只班果叛。令酋長么哥脇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俱被害。上悼惜之。遣使葬之于黃山川。立祠致祭。仍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彝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至矣。善長受厚恩。佯爲愚戇。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取

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脩。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論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遍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闕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已卯賜璽書勞福建叅政魏鑑瞿莊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各一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墮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者為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為官臨政無馭吏

之處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令  
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  
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  
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  
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  
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  
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  
之。若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嘉其不違教命雖怒亦轉而爲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嘉惟以祗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雠罪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興是皆能責己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白金星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教

君者能祇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爲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穰之說者。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陛下大有爲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變以告矣。既有儆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陛下大統欲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至誠之心。上答明詔哉。九望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貸之則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必嘉喜。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以爲人君之戒。其有珥珣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王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爲書也。黃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姓。

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番語。庶得辯認。可以酌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補見遷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輦轂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強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爲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紊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己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



爲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  
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  
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  
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  
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網維海內。以至黔黎。已九年  
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  
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  
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  
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計爲民。非  
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特刑部主事茹泰  
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

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使人誦之。再  
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  
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  
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  
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  
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  
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  
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  
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  
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官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

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  
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  
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  
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  
制度雖侈所謂大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  
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  
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  
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  
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  
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

時一削其地。則遠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使文帝盡從賈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濟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

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  
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  
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  
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  
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  
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厲慘  
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  
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  
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  
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

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因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此王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權門。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有周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喪。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或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

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  
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  
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  
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  
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  
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  
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  
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  
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  
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若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  
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掎剋以脩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雅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

窟可追以計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卽  
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與之較  
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  
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  
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  
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  
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  
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  
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  
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  
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湯村落

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桀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有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

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歲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

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



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

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

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諭侍臣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

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水必竭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出而作。閹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  
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前正殿後殿殿寢殿九室主皆南向  
時享正殿則德祖神座南向懿祖以

下皆東

○十二月勅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  
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  
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  
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  
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懼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  
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  
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

三尺劔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  
魚滌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  
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  
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  
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  
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  
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  
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  
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  
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  
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謂言兼三之俘虜而廁於維

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  
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乃待  
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言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  
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  
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乎海  
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  
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  
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  
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  
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  
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王耳語聞 工知其志不可奪  
勅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爲

中書舍人

三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咎之而怒  
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詎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顥謚號。不許。

上以顯爲臣下所弑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謚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以掩其弑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權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益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

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權爲宛平知縣。命中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旣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滯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旣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王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八天長設羣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

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脩職毋怠所事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邵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邀殺烏思藏使者鞏歌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

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張北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勅中書省臣曰向荆斬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黜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上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瞶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人敢言而不得言。踈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簋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

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  
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  
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  
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  
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  
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  
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  
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  
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  
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  
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  
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  
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  
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辯之曰  
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  
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  
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  
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  
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

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  
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  
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  
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  
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  
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  
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上謂侍臣  
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  
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  
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  
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

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  
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  
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  
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  
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睦民  
何所損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  
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卽日斥遣還鄉  
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夔幸

之得與謀者。况閤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窟窟山谷。聚逋逃。以

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脇爲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  
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  
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  
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  
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  
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  
于南郊

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  
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卽圖



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勅太師韓國公  
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旣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  
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祀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  
更覈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  
禮部尚書張籌奏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  
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  
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稷配稷雖唐虞夏  
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  
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稷亦配享先

農請嚴勾龍與棄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  
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道上  
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  
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  
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  
皆甃以甃石玉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壇牆崇  
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壇牆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外爲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  
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  
有定今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乙酉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  
玉爲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勅工曹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至是落成上時幸  
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  
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  
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  
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此而吾心卽在是却慮凝  
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乙卯癸亥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遣使齋詔  
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所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內宮殿成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雜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違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

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

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  
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

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  
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  
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  
以公正爲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  
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  
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以貪婪括剋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顯旣被弒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勅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之安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端卒○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瘵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卽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二月初中書省議減邊商鹽價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旣數年軍餉不給



日午其員 卷之二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而中書其議  
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  
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  
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  
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  
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  
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  
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  
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即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爲本部尚書。○御製勅文諭祭安東沐陽二縣野鬼。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借忒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  
十四日永嘉戾遣人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  
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  
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  
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  
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王孤冤  
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  
殺而寃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  
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卽位以來  
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  
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  
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  
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  
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掃天井○  
追封刘繼祖爲義惠侯

誥曰朕昔徵時存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  
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  
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  
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妻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  
齋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卒其子爲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爲襄王桂爲豫王

後改封

棖爲漢王

後改封肅王

植爲衛王

後改封遼王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紉朶兒瘦唎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沐英移兵討之○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

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爲寰宇

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與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吳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卽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羣書自周以至宋元皆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頌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

言之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園之中各壇而祭。是上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况朕自卽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爲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蒼人情。權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

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  
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  
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  
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  
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  
人執古則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  
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  
時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  
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  
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  
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齊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

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  
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  
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  
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  
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  
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爲官  
田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  
緘默苟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  
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

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退侍東宮，欲其發明古  
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  
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  
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  
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  
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  
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  
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  
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無如  
李思迪、馬懿之爲也。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龍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餽運甚艱勞民不便 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龍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叛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是爲

二年寧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唯之地只於其地  
之癭紫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乙酉  
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  
尚書○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  
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  
謹密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  
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謀之萌也且高  
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  
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

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置松州衛指使司

上以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是則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旣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兵

如隆來奏

上勅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其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隆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減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昭代典則

卷之八

五十一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  
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  
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  
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  
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  
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  
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  
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勅勞之  
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跡山川究心日夜奮  
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

人等之營然嘗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  
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  
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  
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  
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  
之

八月辛巳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  
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  
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瘞索子等班師○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冬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賢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

不給而君行富豈有是理哉○上與吳沉論持身之道  
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  
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  
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  
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  
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  
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  
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  
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  
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與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丁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才玉還自四川○命西安府官  
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  
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  
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既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勅勞問然頗耽酒色荒於政事  
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勅以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  
部之臣不以時引見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勅書切責  
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  
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  
是事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  
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與遂貶  
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  
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  
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  
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禁不一語  
事神治民屢有厭怠况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  
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  
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  
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  
特賜爾勅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  
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  
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兄叔明致侵奪占城之責○詔求天  
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  
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焉

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  
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  
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  
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  
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  
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  
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  
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事僞漢陳友諒兵  
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  
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  
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

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平章廖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常懷鵠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飲鵠而死